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九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宋神宗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
自淮揚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為名命張士澄都大
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汴流入
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 提舉河北

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
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
侍郎塞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
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
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為漲水所冒亦
或湮沒 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
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
副隄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

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啟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工畢

宋史河渠

志

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

宋史文彥博傳

王存元豐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
宋史王存傳

宋神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

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
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
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
將之奇人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
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
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
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牕可
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

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牘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

常 八月范子淵又請于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
修隄及壓埽隄又新河南岸築新隄計役兵六千人二
百日成開一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
四萬二千人期五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
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隄岸今近京惟孔固
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
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
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

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

作二年開修

宋史河渠志

閏月丙戌汴水溢

宋史神宗本紀

蔣之奇

字穎叔宜興人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

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

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置二

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

宋史蔣之奇傳

宋神宗元豐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

分流止護廣武三埽

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

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澀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
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一舉
而兩利也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七月甲辰伊洛溢十月
浚真楚運河宋史神宗本紀

元豐間或先公為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戒之

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為朕優恤兵民

朱或薊州可談先

公謂朱服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

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汙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月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

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

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
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
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
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
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為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
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
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仍廢水匱以便失業之
民十月遂罷水匱 詔斥祥符霧澤陂募民承租增置

水匱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

咸豐門皆以為廣濟淺澀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

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

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為源轉

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

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廣濟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宋史

河渠志三月己卯復廣濟河輦運冬始閉汴口

宋史哲

宗本紀

宋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捧戶盤剥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隄上下置牕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為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牕以時啟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牕是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

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善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隄闢大河於隄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

從來上下習為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濫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因大河一支啟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

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
載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颶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
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
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
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
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
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
析其三分之一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

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

乃詔導河水入汴

宋史河渠志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内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舫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

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為良田自是汴河
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
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補
河身奔兗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宋

王鞏間見近錄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汎一淤比
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
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

一開濬不特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閘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立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

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
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剡刷捍江兵士及
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
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
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
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
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閘中者永無潮水
淤塞開濬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宋史河渠志

軾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貨物
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
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
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
請復舊從之

宋史蘇軾傳
時元祐七年

宋哲宗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
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
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簽

堤丁已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
注於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
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
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
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
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
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
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薰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

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

豐條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
六月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
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
導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
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
無壅遏之患從之

宋史河渠志

是年洛水溢

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
石碇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

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輦縣河縣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埽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况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

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
力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
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
牕口 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奏大河東流御河
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
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
運詔賈種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

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
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
聞 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
口為洛口名汴河為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墮清
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
水令自澧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
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
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

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
蓋有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
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
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 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
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宋史河渠志

曾孝蘊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
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牖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
便之提舉兩浙常平徙江淮荆湖發運泗州議開直河

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
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為

戶部侍郎

宋史曾孝蘊傳

蘇京紹聖中令丹陽募民重浚練湖易置斗門十數

江南通志

宋哲宗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
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
差牽駕兵卒併力為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

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 二月詔

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壘堤岸開置斗門

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 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

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

宋史河渠

志 丙子築熙河通會開

宋史哲宗本紀

王宗望為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

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

之為公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

宋史王宗望傳

宋哲宗元符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
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
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啟閉日限之法

宋史河渠志

吳居厚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道通漕楚海之間賴

其利召拜戶部尚書

宋史吳居厚傳

鄭驤知溧陽縣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
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
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

宋史鄭驤傳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是年冬詔侯臨同北外

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二年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

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元年夏京畿大水詔工部都水監疏導至

於八角鎮

宋史五行志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

宋史徽宗本紀

十二

月詔開渙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

司督責濬治

徽宗即位以來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

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州直

河及築簽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是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

入項城以達於淮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錢塘江東距
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
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
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
亟修築之 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舍暉門外
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
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

年十一月畢工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麟等相度措置

宋史河渠

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
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
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
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為樁木

宋史河

渠志

宋徽宗政和六年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
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

歲久湮廢宜令發運使濬治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十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騷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

宋史河渠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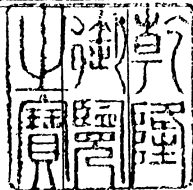
任諒為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為直達網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版諒親部卒築堤徙民就高賑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為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

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

使

宋史任諒傳向子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京行直達網以致江淮運河身高迄今猶受其害甚矣京之

貽禍不淺也



行水金鑑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

九十八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九十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宋徽宗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牕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牕濬澄水道水入內庭

池籩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

宋史

河渠志

唐恪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若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堤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

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
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
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尚書

宋史唐恪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
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
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遐
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
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

而流其勢未艾若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
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
采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
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
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言近因野水衝
蕩沒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俟
農隙顧夫開修從之

宋史河渠志

五月大雨水都城自西北

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詔都水使者決西

城索河堤殺其勢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水至溢猛直
冒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
募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濤乃平

宋史

五行志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欽聖皇后從姪也補承奉郎宣
和初除江淮發運主管文字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子
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浚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
日一啟聞復作堰儲水故水不乏比年直達之法啟閉

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
言漕復通進秩一等

宋史向子諲傳

陳邁徙淮南轉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邁使決
呂城陳公兩塘達於渠漕路甫通而花石綱塞道邁捕
繫其人上章自劾

宋史陳邁傳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
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限三
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

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
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
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畝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
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
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
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
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

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

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啟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名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

水不為瓜洲真秦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
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
舟皆通利云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隘
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子諲
同發運使李滌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閎
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
東南六路諸牐啟閉有時比聞網舟及命官妄稱專承

指揮抑令非時啟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
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
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
利便列奏 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
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
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
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
十二月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攔河鎖柵歲額公私

不以為便其遵元豐舊制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
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
廣二百餘里諺云折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
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
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折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
之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

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漂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
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

宋史河渠志

周因累遷京西轉運副使宣和中春旱朝廷欲決漯
口伊洛二水以益汴因奏洛民恃二水為生決之不
能益汴請於河陰決黃流入汴民亦不失二水之利

福建通志

陳求道靖康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
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

道建炎四年命為襄鄧隨郢鎮撫

宋史陳求道傳

靖康後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杳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

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
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
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
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
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
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
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

宋史食貨

志

宋建炎間吳中甫江淮發運使自洪澤鑿渠六十里

以避長淮漕運之險

江南通志

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河堰東運河淺澀今廢
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
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壩牐隳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
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
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牐近為江沙壅
塞舟楫不通

宋史河渠志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
承公為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為湖
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朱國禎湧
幢小品

宋高宗紹興三年十月宰臣奏開修

臨安府

運河淺澀帝

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
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
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

當遷避至於畚牖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牖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陽堰牖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洲

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李澗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瀦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淹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碇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為永久之利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八年命

臨安

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

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五月壬申浚運河

宋史高宗本紀

宋孝宗隆興二年

臨安

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

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

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

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橋兩頭作

壩却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

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
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
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措
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待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
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為利上俞其請 守臣言募
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臨裏運河十三
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湖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

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繫銜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四年

臨安

守臣周淙出公帑錢招集遊民開

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前橋堦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

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是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為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為田

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為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

置修築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礪老言臨安府長安牐至許邨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牐遇城中河水淺涸啟板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

即收牖板聽舟楫往還為便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五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牖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

宋史河

渠志

宋孝宗淳熙九年知常州章沖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

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秦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為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湖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浚二十餘里若更

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浚治之
擾至若望亭堰牖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
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牖有三利
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
三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
十五里運河亦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
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啟閉
以時足通舟楫復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

浚 宋史河渠志

耿秉淳熙十年知鎮江軍上疏曰如遇亢旱聽民車
河水孝宗問大臣曰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對曰恐
人使往來水淺故不許孝宗曰稼穡事大可從秉請

江南通志 人使往來者謂貢使往來之運道也間
之明季如遇旱年運河水淺不令民放涓滴之水以
灌田也南宋君臣
何其愛民之深哉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浙西運河之浚自北關至

秀州杉青各有牘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

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
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
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
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
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
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
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浚惟無錫五瀉牐損壞累年
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

從舊修築不獨潴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城二牐別無湖港潴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為甚所當先濬上以為然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州真州兩牐潴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牐久

不修治獨潮牖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牖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牖以防走泄從之

宋史河渠志

張孝祥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

宋史張孝祥傳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瀆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

我不奪蔡公是賴

宋史蔡洸傳

陳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碇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敏言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

宋史陳敏傳

李浩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上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

宋史李浩傳

貝欽世知江陰縣縣有運河堙塞欽世浚治之大家爭捐金相助不踰月而成

江南通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勅立隄堰以為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

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牖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牖壞久亦於此剏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於江共為石碇十三斗門

七乞以紹熙堰為名鑑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

官

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牐畢再造一新牐以固隄防庶為便利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元年守臣李珣言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禹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

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於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於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

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
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
五泄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
楫若值小沙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
堙塞故雖有江湖之侵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况漕
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涸綱運
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
擾豈特漑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

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浚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固護水源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二年六月壬午浚浙西運河

宋史寧宗本

紀

宋寧宗嘉定間臣僚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牐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此年以來鎮江牐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

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宋史河渠志

汪綱知高郵軍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
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
乃增修之部使者聞於朝增一秩知紹興府蕭山有古
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牕江口使泥淤不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
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

勸宋史汪綱傳

陳居仁守鎮江治古海鮮界港為石碇丹徒境上蓄洩
以時以通漕運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

宋史陳居仁傳

李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至揚鑿河四十里入金沙
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
亭民無車運之勞

宋史李庭芝傳

行水金鑑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九十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為牖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

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
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為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
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餽衡水則經
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甯
沂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牖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
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
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流其勢易淺
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 世宗之世言者

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漕
渠其後亦以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
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綱將發也
乃合衆以所載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與
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
畢以三日啟行計道里分泝流沿流為限至所受之倉
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輓漕脚直水運鹽每石百
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

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釐八毫凡使司院務納課
傭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
官船漕運者其脚直以十分為率初年尅二分二年尅
一分八釐三年尅一分七釐四年尅一分五釐五年以
上尅一分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四年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
故主者云戶部不為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
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

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官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

軍夫浚治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潯沱犯真定命發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萬八千繕完其隄岸

金史河渠志

志

金世宗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

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
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
敕宰相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
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
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
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
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相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
費工卿等何為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

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澤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為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金

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盧溝水溢

金史世宗本紀

是年滹沱決白馬岡有司以聞詔遣使固塞發真定五百里內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興役命同知真定尹

呼沙呼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

金史河渠志

劉仲洙宛平人大定三年進士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漲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以賢能進官

一階升河北西路轉運

金史劉仲洙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詔有司修護漳河牕所須工物一切並從官給毋令擾民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

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

金史河

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戊子盧溝決於上陽村湍流成河遂因之

金史世宗本紀

張大節五臺人為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隄成擢修內司使

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牐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為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為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牐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為安平侯

金史河渠志

圖克坦克寧為左丞相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河神

為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

金史國克坦克寧

傳

劉璣益都人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隄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甚

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

金史劉璣傳

金章宗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盧溝河隄決詔命速塞之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三年三月盧溝橋成敕命名曰廣利先是
大定二十八年詔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更命

建石橋至是成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
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為
爾左丞守貞言但恐為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東
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望也遂從之六
月盧溝隄決詔速遏塞之無令泛溢為害右拾遺路鐸
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築玄同口以下
丁村以上舊隄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尚書胥持國
及路鐸同檢視其隄道 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

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
自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
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隄埽計
三十八萬餘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
支錢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戶依上支給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
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

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櫟相視運糧河道

金史河渠

志

金章宗泰和元年尚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
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
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
一員往來糾察之

金史河渠志

烏庫哩慶壽泰和四年遷近侍局提點時議開通州漕
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

金

金章宗泰和五年正月丁丑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

渠

金史章宗本紀

是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尚書省發

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

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
以為無與于己致多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剥載為名姦
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府官衙內皆

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
護隄岸為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
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
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
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
獲嘉新鄉汲潞武清香河灞陰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
入插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脚之費遂增

給之

金史河渠志

韓玉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

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

金史韓玉傳

張翰秀容人宣宗遷汴翰以戶部侍郎規措扈從事宜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上

施行之

金史張翰傳

金宣宗貞祐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關門

至老王谷

金史五行志

金宣宗貞祐三年既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而籍之命戶部勾當官往來巡督

金史河渠志

侯摯東阿人貞祐四年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

金史侯摯傳

是年從右丞侯

摯言開沁水以便餽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尚厩牛及官車以助其力 是年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

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為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輓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

金史河渠志

博和哩興定四年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寢困和哩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

之時以為便

金史博和哩傳

金宣宗元光元年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享言河南駐驛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軍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度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

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壁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

金史河渠志

金哀宗天興元年五月丁亥鑿洧川漕渠尋罷之

金史

哀宗本紀

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已延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

餘石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巴延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元十九年巴延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為海運可行於是

請於朝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勦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巴齊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蒙古台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

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中戶蒙古台為萬戶府達魯噶齊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濤二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運也二十四年始立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并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

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

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
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
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
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
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
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
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
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

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元史食貨志

羅壁鎮江人陞明威將軍總管鎮金山至元四年徙鎮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十二年始運江南糧

而河運弗便十九年用丞相巴延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而以壁與朱清張瑄為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納延叛壁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督漕至直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壁樹柵率所部畚土築隄捍之陞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歷都水監改正奉

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
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

江卒

元史羅璧傳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且言自古所未嘗
行此道昉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
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
照耀輿臺軀又昔遊詩云幽燕夙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

始於今矣

周密浩然齋視聽抄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為盜魁出沒險阻若風
與鬼劫略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巴延建議
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
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為萬戶轄千戶
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
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背月餘始
至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

西行到九皋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
兩月餘抵直沽實為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
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
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多恐懼至元二十七
年朱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揚子江開洋落潮
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
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
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為浙江省叅

政張為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腳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京師稱便迤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朝洪武三十年猶倣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會通

河成始不復講 胡松廣輿圖

元自世祖用巴延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

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

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實特穆爾為江浙
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
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實特穆爾總督之既達朝廷
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
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巴延
特穆爾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吳言以諭之乃釋二家
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澈浦而平江之
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澈浦乃載於舟

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
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
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
部尚書徹辰布哈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
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
遣戶部尚書托克托罕徹爾兵部尚書特穆至江浙二十
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
郎博羅特穆爾監丞賽音布哈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

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史食

貨志

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故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始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
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至元二十年李粵魯
赤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
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

至京陸運道經在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
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
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
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檣而下建堰閘
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賜名會通然當時河道
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
元之世海運未罷

山東全河備考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

船三十隻為一網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網為三十每網設押網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為之其行船者又顧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哉

通漕類編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
修理河隄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
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
溺之虞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壙之患開會通河
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一代之事功不可泯也 通惠
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
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牖河踪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

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二百一十步壩牖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河凡役軍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

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其壩牖之名曰廣源牖西城牖二上牖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牖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子牖在都城內文明牖二上牖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牖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牖二上牖在文明

門東南一里下牕西至上牕一里籍東牕二在都城東南王家莊郊亭牕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通州牕二上牕在通州西門外下牕在通州南門外楊尹牕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牕二上牕在萬億庫南百步下牕去上牕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牕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剏造牕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擬

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降印給俸其西城牕
改名會川海子牕改名澄清文明牕仍用舊名魏村牕
改名惠和籍東牕改名慶豐郊亭牕改名平津通州牕
改名通流河門牕改名廣利楊尹牕改名溥濟武宗至
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牕始務速成
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
勞今為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
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歷二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

開挑通惠河安置牖座全籍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
以通漕運今各支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
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
大都運糧河隄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
水監可嚴禁之

元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卷九十九